

小五义

第一一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岭 蒋平大战黑水湖

词曰：

世上般般皆盗，何必独怪绿林？
盗名盗节盗金银，心比大盗更狠！
为子偏思盗父，为臣偏要盗君。
人前一派假斯文，不及绿林身份。

且说蒋四爷与吴源水中交战，岸上的胡烈、愣史他们追杀喽兵，把那些饿喽兵追得东西乱窜。大汉龙滔、卢爷、徐三爷捡刀。

败残的喽兵跑上山去，报与众位得知：“我家大寨主与那些人交手，把他们兵器俱都磕飞。”柳爷说：“聂贤弟下山，把这些人给我拿上山来！”聂宽不敢答言。分水兽邓彪说道：“大寨主不知聂贤弟旱路的本领有限，若要捉拿这些人，我愿前往。”柳爷把眉一皱说：“靠着米面客人有多大本领！再说吴弟也都把他们的兵器磕飞了，如赤手空拳一样，聂弟还拿不了来？我不愿为寨主，就为这个。难道说我还不如你们的韬略？还是你当大寨主吧，我不管这山上的事了！”说得分水兽邓彪羞得面红过耳，赶紧一躬到地说：“从此再也不敢了。”混水泥鳅说：“寨主不必动气，待我出去。”随即提了一口刀出去。不然，这个节目怎么叫倒取蟠蛇岭？是柳爷在那里头以为内应。他们在外往里杀，柳爷在

里头使招儿，这就为倒取。明知这米面客人是蒋爷，不知道那些人是从何处搬来助拳的？怎么搬来得这么快呢？

混水泥鳅出去得越忙，越死得快当。有一喽兵进来报：“聂寨主被他们杀死。”邓彪说：“如何？他是陆地本领差，待小弟去与他报仇。”柳青说：“不想我一句话，要了聂贤弟的性命。还是我与他报仇。”邓彪也就不敢往下再说了。柳青他那口刀，已然是有人给他搬进来了，如今还是拿着他自己的兵器。邓彪也拿着自己兵器。柳爷问：“干什么拿兵器？”邓彪说：“跟着寨主爷去。”柳爷说：“贤弟，是你与他报仇，还是我与他报仇呢？”邓彪说：“还是寨主与他报仇。兵器我不得不拿。”柳爷说：“这么几个米面客人还值得两个人出去？我也不是说大话，今天索性叫你瞧瞧我这本领。你不用拿刀。”邓彪暗想：“近来寨主怎么这么大脾气呢？”却也无法，受过他活命之恩，只可就不拿兵器。

柳青吩咐一声，齐队下山。那队哪能齐呢？只可绕着蟠蛇岭往下一走。到了平川地，就看见众位。分水兽邓彪想不到有陷空岛人，一瞅，类若是胡烈。胡烈叫道：“那不是邓大哥吗？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扑通一声，分水兽就躺在地下了。原来是柳青在前，邓彪在后，走着走着，柳青一回手，就在邓彪的前胸上，使了一个靠山。只听扑通一声，分水兽邓彪就躺在尘埃。柳爷搭胳膊拧腿先把他捆上，纹丝不能动。然后拿刀威吓众喽兵：“来来来，哪个不服，咱们就较量较量！”话言未了，那些喽兵跪倒蟠蛇岭下，苦苦地求饶。柳爷随即开发说：“那边是开封府的老爷们，过去就饶恕你们。”众喽兵过去跪倒尘埃，往上磕头，一齐说：“我们都是安善的良民，被他们裹来，不随就杀，贪图性命，不

得不从。众位老爷施恩就是了。我们都不是当喽兵的。”说毕，大家磕头，直是一群乞丐花子。卢爷瞧着也不忍，说：“便宜你等，饶恕你们性命。仍是各归防地去吧。少刻，拿着闹湖蛟在分赃庭相见。”

卢爷一瞅，有一个人在旁边跪着。一瞧是胡烈。卢爷明明知道他是给分水兽邓彪讲情，竟不理论于他，过来与柳爷说：“贤弟受惊了。”柳爷过去行礼说：“众位解救我活命之恩。”徐庆说：“自己哥们，哪说的着！”柳爷问：“我们山中那大个呢？”卢爷说：“在湖中与老四交手呢。”又问：“后出来那小的呢？”徐庆说：“叫我宰了。”说的可就是混水泥鳅聂宽。不然，怎么说出去得忙，倒死得快，一见面，就叫徐三爷结束了他的性命。此就不细表，一句话说过去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则短。

再说柳爷问卢爷：“怎么来得这么巧？”卢爷把自己的事，将长将短，对着柳爷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柳爷在山中怎么得脱活命？”柳爷这才一回手指着分水兽邓彪说：“大爷难道不认得他吗？”卢爷一看说：“好，他也作了山贼了。今天非要他的性命不可！”柳爷说：“大哥，别要他的性命。要非此人，我焉有命在！你要了他的性命，我不算是负义之人吗？”分水兽说：“大老爷、三老爷，我实出于无奈，才在山上。柳员外知道我的事情，我不敢回家，怕叫老爷们生气。我走在黑水湖，叫他们截上山来。吴源爱惜我，要与我结义为友。明知不是伴，无奈且相随。占住此山，得便之时再想个脱身之计。不料山中清苦，连饭都没有。我劝他早晚之间散伙。可巧柳爷来到。就求大老爷、三老爷格外施恩，饶恕于我。”卢爷旁边还跪一个人呢，可就是胡烈，早在旁

边跪着呢，说道：“大老爷、三老爷也知晓，我们两个人是盟兄弟，我二人皆是一招之错。二位老爷既肯恩施格外，饶恕于我，还求二位老爷开天地之恩，饶恕我盟兄。”又有柳爷在旁边苦苦解劝，卢爷这才点头，连徐三爷也说：“饶了他们吧。”柳爷叫胡烈去把邓彪解开，过来与卢爷、徐三爷磕头。徐三爷给邓彪与大众见了见。邓彪又过来给柳爷道劳，又奔到卢爷跟前说：“我家四老爷与贼交手吗？”卢爷说：“正是在水中交手呢。”分水兽说：“我四老爷力气敌不住那个人的臂力。此处现有我与胡烈，何不下水中去帮着四爷。不然，悔之晚矣。”卢爷说：“不用。你还不知道你四老爷那个水性，还用你们帮着！就在此处了望吧。”邓彪一听，唯唯而退，静看着水面。

吴源往上一翻，哇呀呀的吼叫。忽又往水中一沉。再看他往水中一扎，哗的一声，那水就是一片血水相似。只见吴源在水中扎下去了。

卢爷以为是蒋四爷在水中没有命了。就见吴源再往下一扎，又往上一翻，嘴里头骂骂咧咧，东瞅西看，找不着蒋四爷。复又扎在水内。卢爷也瞧不见蒋四爷上来，以为必是死在水里头了。再见吴源复又上来，吼叫的声音各别。卢爷见他上来，整整的三次。蒋四爷一面未露。再瞧黑水湖如红水一般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真要是蒋爷死在水中，还是那话，就不用破铜网了。

皆因蒋爷在水中一瞧，贼人的水性甚好，又能在水中睁眼。蒋爷直不敢和他交手。若是叫他拿青铜刺挂住自己，就得撒手。要是再抛了兵器，更不是他的对手了。忽然想起个主意来，就是这么一招儿，行就行，不行就完啦。净瞧他这

眼力要比自己看得远，就输给他了。要比自己看得近，就赢他了。怎么就会试出他的眼睛远近？蒋爷和他绕弯，围着他绕圆圈，越绕越大。先离七八尺。吴源抱着青铜刺，瞪着两只眼睛看他。他绕在哪里，拿眼光跟在哪里。蒋爷一踹水，哧的一声出去了两丈开外。吴源还瞅着他。蒋爷暗暗的心里着急。若要三丈开外，自己就瞧不见。焉知晓只在两丈四五，吴源就不行了。蒋爷就知道自己能赢了他了。吴源还心中纳闷哪，暗暗道：“你和我绕弯，难道说你还跑得了！你跑到哪里，我老瞧着你往哪里去。”他可忘了：远啦，瞧不见了。他见蒋爷一踹水往南去了，他瞧不见对手。他也踹水往南。蒋爷望着西北去了三丈，往上一翻，他以为蒋爷必是翻上去了。趁着他往上翻的时节，蒋爷一踹水扑奔前去，就打他脚底下往上一钻，抱着刀往上一扎。扎在哪里？噗哧一声，正扎在脚心上。对着山贼往下一蹬水，蒋爷往上又一扎，两下里一凑。蒋爷往回里一独刀，又一踹水，哧的一声，就是三文的光景。吴源露出上身，怎么会不嚷呢？又往水中一扎，水面上就是一道子红。吴源到水中仍是看不见人。再往上一翻，整整的三次，吴源虽勇，也是禁受不住。复又上来，将把身子露出水面。蒋爷的刀冲着肚脐之上，噗哧一声，扎将进去。

要问吴源的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二回 闹湖蛟报兄仇废命 小诸葛为己事伸冤

诗曰：

枫叶萧萧芦荻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
相逢何必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

且说蒋四爷屡次扎了吴源几刀，贼人本是一勇之夫，扎了几刀，也就没有多大力气了。蒋爷瞧着赢了，容他上来，自己一踹水，也就上来。刀由吴源肚腹之中扎将进去，噗哧一声，大开膛；哗唧一声，肠肚尽都出来。自己口中含住了刀背，腾出两只手来，夺过吴源手中那一对青铜刺。可叹吴源顺水漂流下去。蒋四爷一见吴源就爱上了，可不是爱上他这个人，是爱上他这一对青铜刺，如今得将过来，心满意足。为是好应他这节目：洪泽湖丢刺，黑水湖得刺。岸上众人瞧见，这才放心。

蒋爷到岸，给柳爷道惊。柳爷抱怨了他几句说：“我这条命，又几乎没丧在你手里。”

蒋爷直给柳爷赔礼。邓彪过来，与蒋爷磕头。邓彪又把他的事情，述说了一回。蒋爷也不深分里责他。一听黑水湖外，嘈嚷的声音甚众。

原来黑水湖外大家助阵，一片嘈嚷的声音，听不甚真切。蒋爷立刻叫三只船出黑水湖，将十八庄会头，连庄致和俱请将进来。蒋爷把自己身上衣服拧了一拧说：“此处不是

讲话的所在，咱们上山去。”众人点头。

大家一齐上蟠蛇岭。所有喽兵俱都跪在一处，接候众人。蒋爷说：“你们大家俱都不愿当喽兵？”喽兵异口同音说：“全不愿意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暂且先在此处，事毕，都安置你们一个去处。”喽兵一齐磕头。蒋爷直奔分赃庭，进了屋中一看，一无所有，穷苦之极。蒋爷冲着邓彪说：“你们这个寨主，倒作了个丰衣足食。”邓彪说：“四老爷别骂人了。”不多一时，喽兵进来报道：“现有柴货厂众位会头老爷们到。”蒋爷说：“请！”不多一时进来。尽些些绅衿富户，买卖读书之人。大家相见，都与蒋四爷道劳。彼此落座。

惟有胡从善、庄致和见蒋四爷身上衣服水淋淋的，心中不忍，叫人取衣服与蒋四爷换上。蒋四爷说：“等等，净我这一身衣服可不行。我要与你们化个缘。从此山贼一没，你们十八庄连庄会一散，历年中打地亩里少耗费多少银钱！我这一次化你们几个钱也不要紧。”大家异口同音说：“行得了。你是作什么用？”蒋四爷说：“你们出去，可着这里的喽兵，多少人，预备多少套衣服、头巾、鞋袜、中衣，免得这一群花子的形象。再说米面、肉腥、菜蔬，够我们吃两天的就得。再给喽兵预备点路费，够他们上岳州的盘缠就得。”众人连连点头，这就去办理。

蒋爷择定了五六个人查点喽兵数目，起身出去。蒋爷借的那口刀也叫他们带去。众人出去，仗着此处有的是估衣铺、当铺，大家凑兑头巾、衣裳、鞋袜。用船载了米、面、酒、吃食等项。又用船只载了银钱，直进黑水湖。喽兵看见，无不欢喜。大家搬运下去，衣服等项，俱都堆在分赃庭

前。先给蒋爷换上，次与邓彪换上，然后大家穿戴起来。也是机灵的先抢新鲜好点的穿上。些微痴傻的，也就落后。落后也是知足的，到底是有衣服穿有饭吃。分完了，就抱柴烧火，连会头带蒋爷等，俱在分赃庭吃酒，过了整整一天的光景。

次日，可就商量着起身了。

忽然喽兵进来回报：“我们三个远探伙计如今回来了，老爷们赏给他们衣服不赏？”蒋爷问：“他们也愿意不当喽兵？”喽兵回话：“他们都愿意改邪归正，就求老爷们一并施恩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把他们叫进来。”那三个人进来，在当中往上一跪。蒋爷说：“你们是远探的喽兵么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蒋爷说：“探得什么事情？”回答：“没探出别的事情来。就知道大人回武昌府，穿湖而过。”蒋爷说：“哪个大人？”回答是：“颜按院大人。”众人一怔。卢爷问：“老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蒋爷说：“没有旁的事，必是欧阳哥哥把大人请回来了。”卢爷说：“要是大人在此处经过，可就省了事了。咱们就着见见大人。”蒋爷又问喽兵：“你们打听得准吗？”喽兵说：“准也不大很准，横竖大人回武昌，准是大人吧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吃了饭，换上衣裳，带着盘费，倒是打听大人带着什么人，从何而至？为什么缘故？打听明白，再来回话。”喽兵说：“是。”随即出去，换上衣裳，吃了饭，拿上盘费，再去打听。

不多一时，就回来了，又进来报道：“我们打听明白来了。是大人带着公孙先生上武昌府私访，如今归回。有武昌府的知府护送，离黑水湖不远了。看看就要进黑水湖口。”蒋爷说：“还有什么人？”喽兵说：“并无别人。”

卢爷说：“这又奇怪了？”蒋爷一翻眼说：“啊，是了。我明白了。”卢爷说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不是公孙先生。”卢爷说：“不是公孙先生，是谁呢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是沈中元。”卢爷说：“怎么见得是沈中元呢？”蒋爷说：“准是沈中元。这是他和大人说明白了，大人饶了他了。他以为是没了事了。大人饶了他，咱们不饶他，以为硬人情托好了。”卢爷说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蒋爷说：“少时来了的时节，我先把他扔到水里，涮他一涮。”卢爷说：“小心大人见罪呀！”蒋爷说：“什么罪呀？此时正在用人之际，咱们把他杀了，大人绝不能把咱们杀了。我也不怕他师弟听着恼。他太不是了！枉叫小诸葛了。”柳青说：“你把他杀了，也不与我相干。病夫，你不用混拉扯人。”

蒋爷将分水兽邓彪、胡烈叫来，就把自得来的铜刺每人一柄，附耳低言如此这般，叫他们出去办事。后又把远探喽兵叫过来说：“你们在黑水湖看着，大人一到，疾速报与我知。”复又把那些喽兵的头目叫过来说：“你们查点查点，那软硬钩还够数目不够数目？”喽兵说：“回禀四老爷得知，自有富余的。我们伙计不够数目了。”蒋爷说：“怎么不够数目？”回答：“叫老爷们杀了几个，又饿了几天的，刚一吃饭，撑坏了几个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死去，那尸身怎么样了？”回答：“俱已把他们掩埋在蟠蛇岭下。”蒋爷说：“好。”

胡从善、庄致和说：“大人看看将到，我们怎么样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们瞧个热闹。有我哥哥他们几位迎接大人，你们瞧瞧涮人的。你们瞧见过涮人的没有？没有瞧见过，这回叫你们瞧瞧吧。”卢爷说：“老四，你可慎重着点。”蒋爷

说：“无妨，大哥你瞧热闹吧。”喽兵进来报道：“大人船已到黑水湖口。”蒋爷说：“大家出去迎接大人。”

蒋爷这一料，料得实在是差不差。沈中元打从把大人盗将出去，全仗着刘志奇的迷魂药饼儿迷住大人，又卖了娃娃谷的房子，乘三辆车奔长沙府。一辆车是大人，一辆车是他表妹，一辆车是沈中元与他姑母。路过豹花岭，甘妈妈不叫住山贼那里。来到夹峰山，一者玉面猫是师侄，又有家眷，这才在那里住了一晚晌。次日起身，过胡家店还可以，倒是个店口哇。奔长沙府到了朱文、朱德家里，可巧哥两个都没在家。仗着是真有交情，就在朱家住下。甘妈妈说：“再要不把大人唤醒过来，我就要出首了。把你送将下来。”沈中元应着，晚间就把大人还醒过来了。甘妈妈这才点头。

到了次日，吃完早饭，在书房里给大人起了迷魂药饼儿，后脊背拍了三把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冷气，大人还醒过来了。一看是个书房景象，旁边跪着一人。大人一瞅，一怔。见他翠蓝头巾，蓝袍，丝鸾带，薄底靴子，没有佩着刀，白面无须，五官清秀。大人问：“这位壮士是谁？请起来，有话慢慢讲来。”沈中元跪而不起，说：“罪民身该万死，万死犹轻。有天大的冤屈，无处申诉，夜晚间施展匪计，将大人盗在此处。为鸣罪民不白之冤。见大人无颜，如拨云见日。说明罪民之冤屈，虽死也瞑目。”大人说：“无论你有什么罪名，我一概赦免，有话起来说。”沈中元磕了头起来，旁边一站。

大人叫他坐下，再三不肯。大人问他的姓氏，为什么屈情，慢慢说来。沈中元说：“罪民姓沈，叫沈中元，匪号人称小诸葛。先在王爷府，非是跟着王爷叛反。罪民料着大宋

必然派人捉拿王驾千岁，罪民在府中好得他的消息。大人特旨出京，不想白五老爷这么年轻，一时荒疏竟误中他们的诡计，为国捐躯，丧于铜网。罪民只恨无有帮手，那时节，但有一个心腹之人，也就刺杀了王爷，与五老爷报仇。可巧王爷派邓车行刺，罪民明与他巡风，暗地保护着大人，一者拿住刺客，以作进身之计。不料大人那里，徐、韩二位老爷，把他追将出来，追来追去，不知他的去向了。那时罪民暗地跟随，在旁边嚷道：‘邓大哥，桥底下可藏不住你！’竟有如此者，好几次。罪民明是向着邓车，暗是向着徐、韩二位老爷，又说：‘邓大哥，小心人家拿暗器打你。’这才把韩二老爷提省，用袖箭将他打倒，将他拿住。罪民料着，必要问问罪民泄机的缘故。不想他怕罪民投在大人跟前，说出拿邓车的来历，岂不露出二位老爷无能了吗？罪民实非为功劳，只要与五老爷报了仇，免了罪民与叛逆同党之名，好保住合家，免遭灭门之祸，此就是罪民平生的志愿。不想二位老爷忌妒，不肯引进罪民见大人之面。这一来不要紧，耽误了与五老爷报仇之事，可全在徐、韩二位老爷身上。实系无法，不能得见大人天颜，这才夜晚间施展小计，将大人驾请到长沙府。”这就是已往从前之事。

他怎么叫小诸葛呢？直冲着大人心眼。谁要说五老爷这个年岁死得可怜，无非一时的荒疏，坠在铜网之内，大人就把谁喜欢透了；谁要说五老爷情性总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他去是自找的，他就把谁恨透了。小诸葛知道大人的心思，所以大人恕了他的罪名，叫他扮公孙先生，知会了长沙府，作为大人巧扮私行，访查恶霸来了。邵邦杰闻知大人现在此处，会同总镇大人，合城文武官员，预备轿马，见大人

投递手本，送大人回武昌府。到水路换船，进了黑水湖。喽兵拿钩搭船，沈中元出舱。蒋爷把沈中元抱下水去。

若问沈中元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 摇众喽兵拨云见日 分水兽弃暗投明

诗曰：

规谏从来属魏征，太宗何竟望昭陵。
自此台观全拆毁，感念高皇不复登。

或有问于余曰：《小五义》一书，纯讲忠孝节义，以忠冠首，大概直言敢谏谓之忠，委曲从事则不谓之忠。余曰：不然。直谏固谓之忠；或有事不便直谏明言，必委曲以寓规谏，终使君心悔悟，顿改前非，此不谏之谏，更有胜于直谏者，不忠直焉能作出此事来。唐时有一魏征，可为证据。

唐太宗贞观十年，皇后长孙氏崩，谥为文德皇后，葬于昭陵。太宗因后有贤德，思念不已。乃于禁苑中起一极高的台观，时常登之，以望昭陵，用释其思念之意。一日，引宰相魏征同登这台观，使他观看昭陵。魏征思太宗此举欠当。他的父皇高祖，葬于献陵，未闻哀慕。今乃思念不已，至于作台观以望之，是厚于后而薄于父也。欲进规谏，不就明言。先故意仔细观看。良久，对曰：“臣年老眼目昏花，看不见。”太宗因指所在，叫魏征看。魏征乃对曰：“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，故作此观，以望献陵。若是皇后的昭陵，早已看见了。”太宗一闻魏征说起父皇，心里感动，不觉泣下。自知举动差错，遂命拆毁此观，不复登焉。

太宗本是英君，事高祖素尽孝道。偶有此一失，赖有直

臣魏征婉曲以进善言。太宗即时感悟，改过不吝，真盛德事也。

又唐史上，记太宗时的大臣，只有个魏征能尽忠直谏。太宗也极敬重他。一日，闻魏征所住私宅，只有旁室，没有厅堂。那时正要盖一所小殿，材料已具，遂命撤去，与魏征起盖厅堂。只五日就完成了。又以征性好俭朴，复赐以素屏、褥杖几等物，以遂所好尚。征上表称谢。太宗手诏答曰：“朕待卿至此，盖为社稷与百姓计，何过谢焉。”

夫以君之于臣，有能听其言行其道，而不能致敬尽礼者，则失之薄；亦有待之厚，礼之隆，而不能谏行言听者，则失之虚；又有赏赐及于匪人，而无益于黎民国家者，则失之滥，而不以为重矣。今观太宗之所以待魏征者，可谓情与文之兼至，固宜征之尽忠图报，而史书之以为美谈也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词曰：

五义皆为好汉，蒋平真是能员。水里制伏沈中元，莫把病夫错看。任尔诸葛能算，猛然擒你下船。腹内满饮山下泉，才显翻江手段。

且说大人到了弃岸登船的时节，坐了三号太平船。知府总镇在第二只船上，文武小官在第三只船上，护送大人的兵丁们，就在旱岸上行走。进黑水湖，谁也想不到贼人有这么大胆子，敢劫夺钦差大人。刚进湖口，就听见呛啷啷一阵锣鸣，叭达达就把软硬钩钩搭住船只，往近里拉。

小诸葛一着急，打官舱里蹿将出来，喝道：好山贼，现有钦差大人在此！”回手就要拉刀，一瞧错了，自己扮的是文人模样，哪里来的刀呢？正一着急。见打船旁呼隆一声，

有人由水中蹿出来，如水獭相似把住船沿，把沈中元拦腰一抱，说：“咱们两个人，水里说去吧。”大人看了个逼真，是蒋护卫。大人高声嚷道：“护卫千万不可与沈壮士无礼！”话言未了，早听见扑通一声，打水漂相似。

原来，蒋爷把人都安置好了。他自己却换了短衣襟，也没拿刀，就到了蟒蛇岭下，看见大人那只三号太平船进了黑水湖口，桅杆上有一面大黄旗子，被风飘摆，行舒行卷。上面是朱书的“钦命”两个字，墨书的“代天巡守按院大人颜”。蒋爷一吩咐喽兵，他就蹿下水去，容他们钩搭住就走。蒋爷蹿上船头，拦腰一抱，就蹿下水去。到了水中，蒋爷把手一撒，沈中元就如坛子灌水，满了为止，净剩下饮水的工夫了。蒋爷把他往肋下一夹，拢住了他的手，蹚着水绕过了一个山湾。蒋爷知道把他灌满了，提溜上来。大人也看不见了，有什么话慢慢再和他说。

沈中元水饮得有八成光景，眼前发黑，心似油烹，耳内如同打阵雷的一般。蒋爷解他的丝绦，把他捆上。蒋爷骑马式将他骑上，伸双手打他两肋下往上一拥，哇哇的往外一吐，吐得干干净净。

蒋爷一撒手，把自己身上的水拧了一拧，对着沈中元一蹲，叫道：“武侯诸葛亮卧龙先生！可惜了你这个外号，你怎么配呢！你冤苦了人家卧龙先生了。你怎么配！”沈中元说：“我本不配，是大家抬爱。我早就说过不配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为我二哥、三哥有一点不到之处，得罪于你，就怀恨在心，你就行了这么一个法子，五条性命几乎断送在你手中。一计害三贤就够受的了。你这叫一计害五贤：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，在他地面上丢个大人，他得死；我二哥，保大人是

他的专责，得死；玉墨丢了老爷，得死；两位先生得死。这是立刻得死的，余者沾街的还不定死多少呢！你挑理你得挑明白了，那才是英雄呢！再说，我听见我哥哥说你道了姓名，我赶着就上树林找你，沈壮士长，沈壮士短。可也不知你听见哪，也不知你是去远咧，可也不知是成心不理我。你不想想，你把大人盗走了，显显你的能耐，不想我们担得住担不住！你就是把大人说合了，央求得大人点了头。你必是能说呀！你又是王府的人，你必是说能破铜网，能拿王爷。再说我们老五死得怎么苦，你怎么给他报仇。捡着我们大人爱听的说一说，这个就把你赦了。你哪知道大人赦了，蒋四老爷不赦，趁着在这大人瞅不见，我先把你宰了给我二哥报仇。我宰了你，我们大人绝不能把我宰了。”

小诸葛一听，心中说：“我早就算计下这个病鬼不好惹。如今遇上他了，这也无法。”想到此间，双睛一闭，一语不发，就是等死。

正说之间，听见噤噤噤的跑过两个人来，是卢方、徐庆。徐三爷嚷道：“大人有话，老四可千万别杀他。”蒋爷说：“谁说的？”三爷说：“大人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才实心眼哪，这会大人瞅着吗？他害咱们二哥几乎没死了！他央求了大人，大人饶了他。咱们不能饶他！咱们先把他杀了。我去见大人去，就说你们送信来时，我已经把他杀了。我去上大人那里请罪去！三哥你带着刀呢，是你杀呀，是我杀？”徐三爷说：“我杀。”徐庆他本是个浑人，蒋四爷说什么，他就听什么，摆刀就剁。蒋爷可又把他拦住说：“咱们要杀他，也叫他死个心服口服，别叫他死得不服。姓沈的，生死路两条：你是要死，你是要活？”沈中元说：“大丈夫生而